

位平凡得出乎想像的人就是她。這等事往往令問者發窘，而讓旁觀者微笑。早幾年大覺寺廚務未僱專人負責，在廚房、在飯廳，隨時可看到她靜靜地在擺碗箸、在裝菓盤，她心細言寡，只管自己埋頭做事，有人和她一起做，她很高興，你若不上前幫手她也開口。不過，倘若你不經意糟蹋了食物，或亂丟東西，她看見了定會即時糾正。所以，十幾年來我和沈夫人雖只每週日在大覺寺見面一次，而她這些美德無形中已深印我心。那次到她府上，一看偌大一棟寬敞整潔的家，竟是她自己治理收拾，沒有傭人，愈益令我驚嘆敬佩。

臨行，掃一眼這沉沉院宇，很想告訴那些依然跳躍歌唱的小松鼠小鳥雀們；你們的女主人不能再照顧你們了。

回到莊嚴寺，午後二時，由顯明方丈，智海、印海二位長老，四位比丘尼帶領六七十位夏令營學員在觀音殿爲沈夫人做一堂佛事。顯明方丈因已預定七月五日離美飛台，不能留在紐約主持，當時便決定從七月十日（星期天）起，連續七個星期天，在大覺寺爲沈夫人念誦地藏經迴向，暫停其他活動。

沈夫人遺體於七月六日大殮，請樂渡法師主持封棺說法，七月七日火化請敏智法師主持舉火說法。

自沈夫人病發以來，沈居士求醫問藥躬親照料，幾乎是食不知味，寢不安席，身心疲悴，一望而知，却就在這生死大事當前，他的學佛功深，一時顯露，他情緒低沉，但鎮定，主張一切依佛制行，喪禮儘量簡單。爲了尊敬沈夫人，也爲了替沈居士分勞，美佛會幾位董事以及許多青年朋友們，自動出來做籌備工作，擇定於七月十六日在莊嚴寺爲沈夫人舉行一次隆重而非鋪張的告別儀式，也令得一向敬愛她的親友後輩們在她身後永留紀念。下午骨灰安置于蓮台由敏智長老主持普佛安靈法事。

二、首七日

大覺寺佛殿上佈置着莊嚴的誦地藏經壇場。觀音殿功德堂正

中牆上垂下一大幅黃綢，綢面正上方一幅阿彌陀佛聖像，下方是沈居和居士遺照。這一幅遺照選得意義深長。沈夫人夏日裝束頭戴白色遮陽帽，兩手左右握持帽簷，帽簷下露出一張我們熟悉的笑容。她眼望前方，畫面顯示出心無掛礙輕快行進於飄拂在她前後左右的天風之中。過十萬億佛土，瞬息可達，她莫非正在遠眺那花開千萬的蓮池？

法會由仁俊長老主持，午後，長老以「無因之動，無願之修」八個字，讚嘆沈夫人一生行誼，足爲我輩學佛人的典範。接着沈居士報告沈夫人彌留一刻間的情形。沈居士作此報告，只是着重在以自身的體驗，提供出來讓大家都得到佛法的利益，他語重心長地殷切叮嚀：「凡在此種情況下，千萬不可干擾臨終者的心靈，讓其安靜地離去。這是唸佛人應該緊記的。」

下午，在靈前迴向時，忽生妄想。想起中國傳統社會上，凡遇淑婦名媛或名人之母的喪禮常有人用「母儀足式」或「懿範長存」的字眼相輓，我暗自對着壁上那笑容說：「你是當得起這八個字的。」彷彿間一個非常熟悉的聲音自耳際升起，那友善而帶着些許斥責意味的低聲說「不要亂講！」我很願意聽這聲音，而舉目四望，聲無覓處，我嗒然，人世間是再也聽不到那個音聲了！如幻音容原不過是如幻人間的過客，但只要曾爲世間留下一點一滴貢獻，一朝化去，又有何憾！

三、告別

十六日早上九時開始，陸續有車載客上山。靈堂設在莊嚴寺齋堂裏，畧似寶塔式的七層全以黃緞鋪覆每層供陳香花燈果，加上本會、本寺、佛教界各寺院、各社團以及各親友等致送的花籃花圈，如香雪海簇擁着沈夫人的遺照，一片莊嚴瑰麗頗能沖淡傷感情懷，這也是沈夫人應該獲得的哀榮。

靈骨匣就供在遺照下方，一幀極生動的小照放置其上，周圍散置一些類似水晶製品的小物品，

（下轉第42頁）

上海楹聯學會 成立誌慶

楹聯雖小道，亦是暢幽情。
屬對元非易，修辭貴立誠。
三年成兩句，五字作長城。
況值羣賢集，且聽老風聲。

上海玉佛寺 眞禪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

十年浩劫慶餘生，喜得重逢玉佛門。
乍見容顏驚已老，暢談往事記猶新。
宏傳正法海天國，建設人間徧地春。
最喜栽培新學子，光輝佛教有傳人。

久別重逢喜奉

超塵學兄法師斧正

學弟 眞禪

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

同校聞法

閑吟

口誦彌陀按步行，百花頷首笑東風。
心閑懶顧紅塵事，性惰偏憐翠柏松。
禽鳴樹梢隨投石，柳飄垂枝弄玩童。
傳語山僧意何在？竹葉黃花般若中。
只因求法喜相逢，道合緣牽歸一宗。
法雨及時如甘露，朝陽幸同浴春風。
苦把證得無還有，般若行深色即空。
見性明心何所得，片雲無碍任西東。

（上接第29頁「記沈夫人居和如居士往生」）

後來知道這些小物品全隨同靈骨藏進千蓮台，想來是她的子女親屬們獻贈的紀念品，以表示和她們最親愛的親長永遠同在的孝思。

奠禮自十時卅分開始，參加祭奠的來賓漸漸潮湧而來，坐位不夠，後來者只得站在門邊按次進來行禮，沈居士領着他的四個子女親屬等共廿四人，在旁還禮，約二小時，司儀正待宣佈告別式禮成立之際，白教大寶法王道場的巴都仁波切，率象五六人，抬着一個大花圈及時趕到，他們並攜帶法器，午後就在靈前唸經持咒，爲沈夫人超薦，並將在這四十九天中，每日唸經迴向。

午後二時，敏智長老、洗塵法師、超凡法師以及本會的諸位尼師領導大眾先在觀音殿普佛，靈前迴向，再往千蓮台安靈，約四時許佛事結束。

四、如入禪定

沈居士在奠禮中說過，沈夫人認爲爲了全心照顧她的病，使得沈居士擱置平日推展佛教的工作，她不想長此佔用沈居士的時間，「後來，她並沒有很痛苦，但漸漸減少飲食……。」

「那彌留前的雙眼注視，雙手互握，竟是她無言的道別。」如果說，在這一期生命中，她已做了該做的一切，那末，這奄然而息該是她意願地以全生命爲這人間爲佛教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此所以，沈居士說：「此後我更努力爲佛教做事，才不辜負她的心意。」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生命，也都公平地有一次最後的行程，能以自己的意志掌握正確的最後行程不是易事，而沈夫人做到了。

淨土文：「……若臨命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如入禪定。」

沈夫人臨去的情景，正清清楚楚地如此顯示着。